

[云荒]

YUN
HUANG

羽

Yu
QINGKONG
ZHILAN

卷一

青空之蓝

沧月

作品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1247.57
375

「云荒」

YUN
HUANG

羽

Yu

QINGKONG
ZHI LAN

卷
一

青空之蓝

沧月·作品



[目录]

序章 • 1

第一章 莲花 • 13

第二章 长冬梦旅人 • 35

第三章 孔雀明王 • 54

第四章 剑圣慕湮 • 69

第五章 机械师望舒 • 85

第六章 雪衣明鹤 • 111

第七章 盗宝者琉璃 • 135

第八章 冰封金座 • 157

第九章 紫玉成烟 • 179

第十章 分飞 • 200

第十一章 沉睡森林 • 220

第十二章 凋零之花 • 252

第十三章 夜来 • 277

第十四章 麒麟 • 304

第十五章 伞 • 322

第十六章 八井坊 • 354

第十七章 风云变 • 381

尾声 • 399



[序章]

漆黑无月的夜里，星辰分外耀眼，仿佛天穹里有无数只眼睛，在沉默地俯瞰着这片云荒大地。北斗高高悬挂在天宇，七颗星凛冽错落，指向天地的北方。

然而，斗勺上最末的那颗星，却是暗淡的。

“星主，‘她’来了么？”夜幕下有个声音轻问。

“快了。”旁边有人回答，望着东方的天际。

“‘他’呢？”

“也快醒了。”那人抬起头来看着北斗，屈指计算着什么，语气肃杀，“大家做好准备吧——六十年一度，双星重影的时刻就要到了！”

所有人都静静吸了一口气，黑暗里，有兵刃的冷光如水一闪。

话音未落，有一片淡淡的薄云忽地飘来，笼罩了北斗。那是一颗若有若无的虚幻星辰，名为幽寰，是亡者的象征。它忽然出现在天宇里，落在了北斗星上，仿佛被一阵风吹着，从第一颗星开始，沿着斗勺下移。

那一刻，奇迹一般地，北斗忽然开始缓缓地旋转起来！

以北极为中轴，斗勺倒转——旋转中的七星在迅速地变暗，从贪狼、巨门、到禄存、文曲、廉贞……一颗接着一颗，以肉眼可见的

速度迅速暗淡。当武曲也熄灭后，北斗末端空缺的那个位置上，原本消失的第七星，忽然缓缓亮了起来！

“那就是破军么？”黑暗里，有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问。

“是的，”星主低声，“凤凰，你还是第一次看到这颗暗星的爆发吧？”

北斗第七星破军，是杀破狼星系中变数最大的一颗星，意味着杀戮和毁灭。传说每三百年它便有一次猛烈的爆发，亮度甚至会超过皓月。

而九百年前，一度称霸云荒的沧流冰帝国统帅，也有着同样的称号——破军。当九百年前的神之时代结束后，随着沧流的灭亡、冰族的撤离，那颗象征着汹涌澎湃之杀戮力量的星辰也变得暗淡无光，仿佛沉睡一样，任凭世间万物盛开凋零，光阴流转消逝。

然而此刻，隔了九百年，幽寰落在了破军上，宛如一层薄雾，瞬息消失。

“小心，破军要苏醒了！”星主低叱了一声。

当双星重影的那一瞬，仿佛有什么被唤醒了。破军星忽然间发出了闪电般耀眼的光华，照彻了天地！大漠发出了低沉的鸣动，雷声在地底由远而近滚滚而来，仿佛有千军万马在奔驰，要从黑暗的地底奔腾而出，扑入阳世。

“破军焕世！”闪电般的光华里，有人低语，“‘他’要醒来了！”

砂风猎猎之中，大地忽然隆起。一座巨山在大漠上拔地而起，高达万仞。那座山在鸣动，轰然裂开了一条缝，一道金色的光从缝隙中射出，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的光芒。

当那道光照耀到荒原上时，所有的生命在一瞬间枯萎。天地间的邪魔云集而来，簇拥着它们的魔君，俯首贴耳，咆哮如雷，方圆数百里登时笼罩在一片黑雾里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充斥着可怖而邪魅的气息。

“小心。”漫天的黑色里，星主低语提醒，“魔眼睁开，‘她’也要来了！”

侧耳细听，在呼啸的砂风里，真的有脚步声由远而近——哒、哒、

哒……急促的奔跑声在黑暗里响起，似乎真的有人在这个时刻出现在这片充斥了妖魅的荒原上。

天地间笼罩着一层血红色的薄雾。雾气里隐约可以看到一个剪影。等渐渐近了，才看出那是一个在奔跑的女子。她从狷之原的东方飞奔而来，素衣白袜，长发及腰，白色的裙裾在血雾和狂风里飞扬，宛如凌波仙子般美丽。

“来了。”黑暗里有人相互低语，声音肃杀。

那个女子在狂风血雾里奔跑，所到之处邪魔纷纷跪地避让，不敢稍为阻拦，竟然让出一条路来——她一路狂奔而来，赤着的脚上流满了血，然而脸上没有丝毫痛苦的表情，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冥冥召唤着，让她从天地的另一头跋涉来到这里。

地裂深处，似乎有一个声音发出一声叹息，充满了狂喜和期待。

半空中，幽寰的影子和破军星完全重合了，光芒耀眼。

那一刻，女子已经来到了离那道裂痕不足一百丈的地方。她毫不犹豫地疾奔上前，准备纵身一跃跳入那道裂痕中去！——然而就在同一瞬间，一道刺眼的白光从大地的六个方位急射而来，落地化为一道光之轮，团团将其围住！

“啊？！”那个女子看着身周那一道光轮，先是恐惧地后退，然后仿佛被什么力量驱使着，又不顾一切地往前继续闯去。然而那道光竟然活了一样随之移动，随便她左冲右突，竟然不让她逃离分毫！

那个女子无路可去，只能不顾一切地往前硬闯。然而，在撞上那一个光圈时，金色的光蓬然盛放，女子惊呼了一声，受伤般地跌倒在地上。

“不！”裂痕深处忽然响起了一个狂暴的声音。

似乎有股巨大的力量在地底转瞬凝聚，血一样的狂风席卷而来，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漩涡，逼近了那个光圈。血雾里，隐约可以看到无数的邪魔异兽在风中凝聚成形，咆哮扑来。

“是破军！各自小心！”正位上的星主厉声提醒。

当血雾扑来时，那道光圈迅速旋转，蓬然扩大，转瞬化为一个巨大的穹窿，笼罩了方圆十丈的范围——那些光来自六个点，在圈上呈放射状分布。一瞬张开的光之穹窿抵住了血雾侵蚀，将那些汹涌扑来的邪魔击退！

“做得好！截住了！”风里有人低语，相互庆贺。

光芒熄灭后，可以看到六道影子影影绰绰地站在光圈上。

那是六个人。每人都风尘满面，似乎是万里迢迢赶来，追了很久才在这个荒凉的大漠里拦住了这个女子。这六人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衣饰也不一，每个人都沉默着，眼光却锐利如鹰隼，侧脸在血雾里仿佛雕塑——其中在南方正位的那人用黑纱蒙着脸，只能看到一个黑色的剪影，甚至连面目五官都分辨不出。

“好险，差一点就让她跑到破军面前去了。”一个光头的僧侣守在西南位置，松了口气，合掌念了一句阿弥陀佛，“这一个可真是难对付，难怪星主都要亲自出马。”

“孔雀，别多话。下一波的袭击就要来了。”那个幻影星主开口，声音也是莫辨男女，“龙，动手吧。”

“谨遵星主之命。”旁边的一个同伴扯下了风帽，回答。

那是一个英俊的青年男子，五官俊美，眼眸湛碧，一头蓝色的长发在狂风里猎猎而舞，竟然是一个鲛人。他默然吐了口气，缓缓从长袍底下抽出一把长剑来。剑身通体漆黑，凛冽如寒冰，剑上映照出一张俊美无俦却漠然肃杀的脸来。

他往前踏了一步，剑尖指向女子的咽喉。

仿佛知道了危险的逼近，跌倒在光圈里的女子忽然苏醒了。她惊惧地缩在地上退了几步，拼命摇着头，似乎在祈求活命——那是一个只有双十年华的女子，白衣白袜，面容美丽如初雪，眉心一点朱砂痣殷红欲滴。

看到那样懵懂而恐惧的目光，仿佛受到了某种触动，鲛人的剑颤了一下。

“龙！”那个幻影短促地提醒。

鲛人一震，没有再犹豫，一步踏出，长剑如雷霆直斩向那一段

柔美白皙的脖颈。少女仿佛知道了自己的宿命，不知道哪来的力量，居然从地上一跃而起，冲破了那一道光的禁锢，朝着裂痕狂奔而去。

“小心！”星主提醒。

话音未落，一道蓝色的风掠过，鲛人闪电般地追了上去，速度快得匪夷所思。他在空中几个转折，身形变幻如电，转瞬便到了那个少女的身后，一手探出，抓住了在风里飞扬的黑色长发，硬生生将女子扯了回来。

另一只手横过了黑色的长剑，便是短促利落地一抹！

一剑断喉，少女连一声惨呼都没有发出，便跌落在沙漠。

那时，她离裂痕已经只有一丈的距离——她的血飞溅在风里，有几滴悄无声息地落在了裂痕内。

裂痕里的金光发生了一阵异常的涌动，轰然大盛，居然蔓延出了地面。金光里，隐约竟然看到有一只手从里面伸了出来。那只手散发着金色的光芒，中指戴着一只银色双翅的戒指，在空气里做了一个想抓住什么的缓慢动作。

看到那一只从大地深处伸出的手，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。

——是破军！那个九百年前就被封印在地底的魔，居然第一次向着另一个世界探出了手！

看到破军手势的召唤，已经受了致命伤的少女仿佛被魔物附身一般，忽然用手臂撑起了身体，垂着流血的脖子，奋力朝着那只手的方向爬了过去！

“拉开她！”星主厉喝，“快！”

然而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少女爬到了裂痕边缘，不顾一切地伸出手去。

女子那苍白的、流着血的指尖，眼看就要接触到地底深处伸出的手。然而，就在即将接触到少女手指的一瞬，那只神秘的手上所戴着的戒指忽然收紧了，勒住了刚刚抬起的左臂，仿佛一个强大无比的禁锢咒术，令那只手再也无法动弹分毫！

“是封印？”诸人惊呼起来，“后土神戒的封印！”

就是这么一阻，鲛人已经抢身上前，再度抓住了少女，将她从那道裂缝前扯开——只听轻微的“喀喇”一声，鲛人的手从她背部直插而入，竟然毫不留情地捏碎了她的心脏！

黑暗里，血肉在融化般地消失，三魂六魄在风里消散。少女眉心那一点殷红的朱砂痣也随之消失，仿佛一滴血融于天地。

“好险，”孔雀合掌喃喃，“幸亏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随着少女的死去，地底的那道裂缝里忽地爆发出了一声愤怒的狂呼，整个大漠似乎都在颤栗和震动，如有雷霆在地底奔驰，滚滚而来。那道裂缝忽然间再度扩大了数倍，仿佛大地之瞳在一瞬间怒睁开来。

“龙！快退！”幻影星主厉叱。

鲛人的手指还停留在少女的心脏里，仿佛想起了什么往事，眼神里露出了无法捉摸的悲哀。听到这个指令才回过神来，然而已经来不及退避，只感觉戾气迫人而来，光芒耀眼得令他无法视物。

在没有反应过来之前，那只涌动着金光的手从裂痕里掠探而出，直击数十丈，一举刺破了鲛人胸口的衣衫，发出了毛骨悚然的“咔”一声响。

“龙！”同伴里最年轻的女子脱口惊呼，声音颤栗。

“凤凰！”星主厉叱，“守住阵式，不许擅离！”

那个鲛人没有及时退开，也来不及回剑抵御，不得不直面迎接了魔暴怒的一击。只是一击，便冲口吐出一口血来，长剑脱手飞出。然而，在那一瞬间，奇迹出现了——

那把脱手飞出去的剑并没有坠地，反而在空中一个转折，活了一样地回过去，仿佛有无形的手操纵着，急斩向那道指向主人的金光！

只听一声巨大的轰鸣声，金光竟然被一剑拦腰斩断。

鲛人捂住胸口踉跄而退，一直退到同伴组成的光之阵里才停住。

“你……没事吧？”凤凰急切地问。

鲛人摇了摇头，被撕裂的外袍下露出隐隐的金光——那是非金

非布的奇异软甲，护住了他的心口。若非如此，他如今的下场必将和那个惨死的女子一样，被剖心裂肺横尸就地。他站回了同伴中，抬起手一招，那把黑色的长剑御风而来，有灵性一样地回转，自动跃入了他的掌心，被默默握紧。

“多谢了，紫烟。”他的手指轻抚过明珠，低低吐出一句。

——剑柄上那颗紫色的明珠发出幽幽莹润的光。

星主抬头望天，手指在宽大的袍袖下迅速移动，计算着什么。头顶星辰的位置已经开始移动，显示着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。尽管地底尚有怒声如雷，但那一道裂痕却在缓缓地闭合，光芒也渐渐暗淡。云集而来的邪魔们仿佛知道它们的主人此次依旧无法出世，开始骚动不安，纷纷散去。

“诸位，准备，”黑暗里，星主的声音再度响起，“诛魔！”

“是！”六人齐齐往外踏出一步，抬起了手，默默念动咒术——那一瞬，光之穹窿从六个人的掌心重新升起，首尾相连，变成了一个明亮的圆，渐渐无限地往外扩张，将那些涌来的邪气都包了进来！

白光。黑暗。白光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汹涌的邪气被渐渐净化，抬头看去，天上那颗幽寰已经悄无声息地从破军的位置上移开，头顶破军光芒渐暗，那一道裂痕缓缓闭合，魔消失在了狷之原上。

“阿弥陀佛……”黑暗里，孔雀低沉地宣佛号，“累死老子了。”

破军熄灭，又渡一劫。

六十年前那场大难后，组织里六个成员一下子牺牲了四个，几乎是全军覆没，所以这次来的差不多都是新人。第一次参加命轮的行动，能全数诛灭六分身，的确非常不容易，为了保证万一，难怪连平日不露面的神秘星主都亲自参与了最后的追杀。

仿佛是某种仪式一般，六个人团团围住了那个女子的尸体，默默合掌。僧侣的祝颂声在黑暗的大漠上响起，肃穆虔诚，如浪涛一般绵延扩散。

在大漠上完全平静下来后，星主开口了，言简意赅：“诸位，虽

然有些波折，但此次的六分身终于全数诛灭。龙、凤凰、麒麟、孔雀、明鹤——辛苦你们了。此次事情已毕，那么，我们六十年后再见吧。”

话音才落，影子便转瞬消解了，一粒一粒，仿佛黑色的沙，分解、消失在风里。剩下的五人站在原地，看着星主就这样消失——数百年来，他们的首领从来不曾真正地出现过。每次来到云荒的只不过是一个幻影而已，谁也不知道星主的真身位于天地间的何处，是男是女，哪怕是并肩战斗的同伴。

“啧啧，不愧是老大，每次都走得那么帅！”孔雀赞叹，转过身，招呼剩下的四位同伴，“难得碰到一次，各位，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？我知道附近有个……”

然而他还没说完，剩下的几个同伴沉默无语地看了一眼彼此，抬起右手手指横向按在左腕上，用奇特的姿势相互微微一礼，便飘然远去，在苍茫的夜色里背向而驰，竟是要去向完全不同的方向。

只有最年轻的凤凰微微迟疑了一下，临走时回眸一顾，却终究没有说什么。

“喂，喂！”僧侣大喊了一声，“六十年才碰一次头，不用那么急着走吧？”发现叫不住同伴们，他只能颓然回头，问最后一个还在的人，“龙，你要不要留下来喝一杯？——哦，你在干吗？”

蛟人俯身看着那个死去的少女，默默地抚过对方的双眸，将怒睁的眼睛合起，动作温柔得犹如一个看着恋人睡去的情人。他在黑夜里凝望着这个新的牺牲者，眼神里有种奇特的哀伤，似乎神游物外。

“真是的……”孔雀嘀咕着，有些不安——自从恋人在上次行动里死后，这个家伙就变成了这样无趣的人，做什么都像是在梦游，仿佛失了魂魄。

人世爱恨如潮，昔年那个意气风发的海国翩翩少年，转瞬已经枯萎了。

这世间，有一种人能够清楚地听到来自自己内心的真正声音，并毕生以此为准则去做事，无怨无悔——这样的人，不是成了传

说，就是成了疯子。

龙，就是这样的家伙吧？

“好了好了，别在这里凭吊了，”孔雀粗鲁地打断了同伴，“喝一杯去吧！”

“不，不喝了。”鲛人终于直起身来，重新拉上了风帽，淡漠地应了一句，转身在大漠中远去，一抹珠灰色的人影消失在滚滚黄沙里，只有一句话随风远远而来：“留到六十年后再喝吧，孔雀。”

“他娘的，一干完活儿，个个都跑得比兔子还快！”孔雀嘀咕着，俯身背起了女子的尸身，拖着伤腿一瘸一拐地远去，“啧啧，这个女人死得惨，回去还是替她再做一场法事吧。”

黎明到来的时候，朝阳如旧升起，云荒大地光彩重生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。

黑夜里那些流下的血，早已悄然消失。

黎明前，空寂之山的山脚下掠来了一抹淡淡的人影。

空寂之山位于云荒大陆的西端，高达万仞，飞鸟不渡，和东部的慕士塔格雪山遥遥相对，是传说中那些不肯转生亡灵的住所。在千年前冰族和空桑人争夺这一片大陆的战争里，无数的空桑贵族在这里被屠杀，尸体堆满了山腹的九重地宫。虽然后来经过了光华皇帝的祭祀仪式，千年来山上依旧草木不生，岩石多为赤红色，殷红如血。

昨夜那一场血腥的杀戮过后，黎明时分，连夜赶来的鲛人在一座坟墓前停下。

那座荒凉的墓被沙尘半掩，显得零落而寂寥。坟前的那块石碑半埋在厚厚的飞沙里，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字，下面盖着朱红色的玉玺。看落款，书写碑文的，竟赫然是开创当今空桑光明王朝的光华皇帝——真岚。

根据碑文的记载，在九百年前的那场决战里，墓中的空桑女剑圣慕湮为了天下苍生，亲自出手封印了冰族统帅——那个号称是破坏神转世的破军少将云焕——那一战后，失去了魔一样强大的统帅，冰族大军溃败，终于被空桑和海国联手逐出了云荒。

那是扭转乾坤的一战，辉煌夺目，载入了史册。

石碑的正面刻着光华皇帝御笔书写的铭文，背后却用浅浮雕刻了一幅《剑圣诛魔图》，描绘着那辉煌的一瞬：九百年前，云荒大地上的战争已经进入最后关头，暗夜中百万雄师对峙。在一片血和火之中，空桑女剑圣白衣执剑，御风而来，一剑刺入了冰族统帅的心口。

那惊心动魄的一幕，凝固成传说。

雕刻师将那宏大的场景描绘得栩栩如生，那一瞬间所有的细节都凝固了，每一个人的表情都历历在目：剑圣慕湮在一剑得手后却殊无喜悦，面容宁静而苍白。破军少帅坐在座驾迦楼罗金翅鸟上，被一连五剑刺穿心口。那五剑首尾相连，在心脏上刻下了一个五芒星的符号，他心口的血顺着光剑滴落，一滴滴落在剑圣的手上，殷红刺目。

所有的表情和细节都栩栩如生。那样凝固的一瞬，包含着无数无法言说的剧烈的感情，漫长得仿佛是永恒。每次他看到这幅图画，便不由被其中蕴含的强烈情绪所冲击，微微窒息。

一去紫台连朔漠，独留青冢向黄昏。

没有人知道这座坟墓里究竟埋葬了怎样的传奇。几个轮回以来，这座古墓又是怎样牵引着宿命的线，让无数人的命运在百年后还被深深地羁绊。

自从那场旷世之战后，神的时代已经结束。

冰族沧流帝国被推翻，鲛人回归碧落海国，空桑人重新统治了云荒。九百多年光阴荏苒，世人或许还记得空桑的开国皇帝真凰，记得一年一度化为海潮来到云荒的海皇苏摩，记得后来封疆裂土的六位王者。

然而，又有谁还记得那个曾在乱世力挽狂澜的空桑女剑圣？她的一生默默无闻，在九天之上魂飞魄散、化为尘土洒落大地时，甚至连一座衣冠冢都不曾留下。

鲛人抬起手轻抚古碑，眼神复杂地变幻着。

一夜恶战方休，剑上的血还没有干，方才最后一个死去的女子

的模样在眼前晃动——眉心那一点朱砂痣是如此殷红刺目，仿佛是从颅脑里透出的血痕。六十年前，当紫烟的心脏在自己手里被捏碎时，流在自己手上的血，也是这样的滚热吧？即便经历了漫长的极地冰封岁月，也无法冷却他心里那种烈火灼烧般的痛楚。

转眼已经是一个轮回过去了。紫烟，紫烟……我知道你一直在我身侧看着我，昨夜生死一线的时候，一定也是你从魔的手里将我救出。

可是，那么多年了，为什么你从来不肯出来见我呢？

他手指轻抚在身边黑色的长剑，那一粒镶嵌其中的淡紫色明珠温润而晶莹，在晨曦里和他默默对视。沉默许久，仿佛再也无法承受，他忽然间跪倒在墓前，深深弯下腰去，用额头抵住了石碑，双肩微微颤抖。

数百年来，命轮不曾停止地旋转着，每转过一格，便有更多的血和牺牲者出现——他们这些人在做的一切，究竟是墓中女剑圣所希望的、抑或是她不愿见到的？

六十年前，他亲手杀了紫烟；六十年后，牺牲者却还在层出不穷地涌现！

这六合之间，又有什么可以斩断那一条血的锁链呢？

年轻的鲛人跪倒在黎明的晨曦里，久久不起。

黑暗远去，黎明降临。正如六十年来的每一日一样，太阳照旧升起，淡薄的绯红色晨曦照在墓上，映着这座记载着风云历史的石碑，温暖而冰冷——这种温暖，那些死去的灵魂、和活着的死灵魂，能够感受到么？

这一年，是光明历青帝四十二年，离盛极一时的光明王朝开创已经八百三十八年。

这一年，同时也是海国历伏波海皇三十年。离鲛人一族摆脱陆上人的奴役，回归碧落海于璇玑列岛上重建海国，已经八百三十七年。

这一年，更是沧流历九百六十一年。离沧流帝国被空桑和海

国联手击溃、冰族人再度被驱逐出这片大陆，已经八百三十九年。

时间流逝，数百年来鸣镝无声，这片大地从上一场浩劫中渐渐休养过来，从凋零走向复苏，从复苏走向繁荣。人口鼎盛，世道安泰——神之时代早已结束，百年前流下的鲜血也已经被光阴冲淡，无数轰轰烈烈的过往只剩下淡淡的痕迹。

然而没有人知道，在冥冥之中，宿命的轮盘却从未停止过转动。

“自光华皇帝开盛世以来，云荒承平数百载。然六十年一度，劫数轮转。幽寰重影，亡者归来；破军焕日，魔尊出世——时有浩浩之劫，滔滔之血，非扼守命轮不得以解其厄。

“幸三界有精英辈出，负剑而来，于暗影中诛魔卫道，纵横万里，上下千年。百兽拜麒麟为帝，百鸟以凤凰为王。白鹤上舞于九霄，蛟龙腾跃于七海，又有孔雀明王，食污秽净邪魔，随同众星之主，共守命轮。

“天官湛深曾曰：九百年后，世当有王者兴，更有大难起。”

——《六合书·天官》

[第一章]

莲花

六十年后。空桑历白帝十八年。

云荒大陆上，万籁俱寂。风从海上来，吹向一座高耸入云的白塔。那座塔位于大陆中心的镜湖之上，从帝都伽蓝城拔地而起，高达六万四千尺，仿佛一道白虹凌驾于九霄。

白塔的顶端设有神庙，庙里黑沉沉的没有丝毫灯火。

神庙下三丈处，设有天象台，有天官日夜守望。

子夜之时，天空里有一颗星辰不易觉察地移动了一个微妙的角度——从玳衡里的窥管看去，那颗光芒柔和的星辰正好落在了西北方的分野，和那一颗缺失百年的星辰位置重叠。那是一颗“幽寰”，预示着亡者归来的不祥之星，正落在北斗中“破军”的位置上。

只一瞬，那颗暗淡已久的星辰仿佛忽然间重新焕发出了光芒！

“什么？”苍老的观星者从玳衡旁惊呼着站起，“这，这是……”

是的，目下幽寰还没有真正落在北斗第七星的位置上，然而它